



1941年上高會戰研究

——對我臺澎防衛作戰之啟示

作者簡介



游紋雅少校，專業軍官班101年班、砲校正規班218期，曾任排長、訓練官、連長、參謀主任、副營長；現為國防大學陸軍學院少校學員。

提要 >>>

- 一、1941年爆發之上高會戰，為抗日戰爭中期戰略轉折的關鍵一戰，展現國軍「由守轉攻」、「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之作戰構想成功應對日軍「短切作戰」保衛贛北要地並粉碎日軍西進企圖。
- 二、上高地區位處贛北要衝，具備戰略屏障與進攻樞紐雙重功能，對保衛贛北及制衡南昌、長沙具關鍵價值，並為國軍構築多層遲滯與反擊陣地提供有利條件。
- 三、國軍採三線陣地縱深防禦，先遲滯消耗、後集中決戰，並靈活運用兵力形成包圍，展現出國軍戰術運用、指揮協同與兵力轉用之進步。本文檢討雙方作戰優劣，指出日軍指揮分散、聯繫不力，國軍則仍存初期警戒不足、追擊階段未能澈底殲敵等問題，反映防禦作戰成功的關鍵與限制。
- 四、本文進一步歸納對防衛作戰之啟示，認為善用地形優勢、靈活調整戰略構想與提升基層部隊反應力，乃未來防衛作戰成敗之關鍵。綜上所述，上高

會戰不僅為抗戰勝局奠定基礎，亦提供今日防衛作戰規劃有益借鏡。

關鍵詞：上高會戰、誘敵殲滅、防衛作戰、縱深作戰

前言

「上高會戰」為抗日戰爭中少數獲得勝利的一場作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1887~1975年，後簡稱「蔣委員長」)對其評價「贛北上高附近之捷報，為一年來之最大者，敵軍或將更不敢深入矣。」¹ 1941年3月中旬，日軍於第11軍第33師團移駐華北之前，配合第34師團及獨立混成第20旅團，² 對南昌周圍的國軍做一次「短切作戰」，³ 藉以消耗國軍戰力，故發動上高會戰；國軍則以「

誘敵殲滅」之指導要領，編組三個陣地線，計畫在前線節節消耗日軍，待日軍深入後與之決戰。雙方歷經21天激戰，最後由國軍成功包圍日軍，雖未能對敵予以殲滅，然而對於國軍戰術運用的成功，足以稱得上是「大捷」⁴ 本次會戰之主戰場在上高，故稱「上高會戰」；日方則謂「錦江作戰」，又稱「鄱陽作戰」。⁵

對此會戰在抗戰史的研究中鮮少有研究者提及，目前能找到的期刊僅有國防雜誌第九卷第四期於1994年出刊由田臺光撰寫之《抗日戰史上高會戰野戰問題之研

1 《蔣中正日記》，1941年3月29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上高會戰》(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9年)，頁4-2。日軍編制第三十三師團約13,000人(轄3個步兵聯隊、騎兵聯隊、砲兵聯隊、工兵聯隊、輜重兵聯隊)、第三十四師團約20,000人(轄3個步兵聯隊、騎兵聯隊、砲兵聯隊、工兵聯隊、輜重兵聯隊)、獨立第二十旅團約8,000人、空軍第三飛行團約700人、海軍航空隊約300人，總計42,000人。

3 郭岱君，《重探抗戰史(二)：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1938.11-1945.08》(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1年)，頁113。「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においては二月十四日、方面軍及び軍司令官会同を実施し、既述のとおり昭和十六年の作戰方針を示達したが糧その中で特に「活発、短切なる作戰」という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た。」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著，《支那事变陸軍作戰(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日本東京：朝雲新聞社，1973年)，頁355。

4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篇—作戰經過(二)》(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頁512。「此役主要作戰，自三月十五日起至四月二日止，共作戰十七日，敵第三三師團主力被我擊破，傷亡過半，第三四師團及獨立第二十旅團被我殲滅十分之七。以上總共約傷亡敵兵萬五千餘，實開抗敵四年來之空前大捷。」

5 何世同，《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0年)，頁246。



究》，文中包括作戰地區簡介、兩軍戰略狀況及問題、作戰經過及檢討雙方野戰用兵之優缺點。本文參考此文對野戰問題之研究，藉以延續探討上高會戰對我防衛作戰之啟示；在戰史分析書籍部分計有郭岱君主編之《重探抗戰史(二)》、王文燮編撰之《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何世同編撰之《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等書，均在書中針對上高會戰提出雙方作戰過程及戰後檢討；軍事專書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研究院及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之《抗日戰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出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等書籍均詳述兩軍作戰全過程，可供研究者深入瞭解此會戰的全貌；另在日軍文獻方面有《支那事变陸軍作戰(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說明日軍作戰計畫及上高會戰作戰經過，亦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供研究者參考運用；除了上述文獻之外，隨著國史館典藏的檔案相繼解密，足以使研究者對此會戰有更深入之研究。

適逢抗戰勝利八十週年(2025年)，期

望藉由本文探討上高會戰的背景、作戰經過及結果，分析會戰中的過程及雙方採取的戰術，揭示國軍在困難條件下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並透過此研究期能為我防衛作戰提供縱深作戰之參考。

作戰地區概述與戰略價值

一、地形概要

上高位於江西省(簡稱贛，區分贛東、贛西、贛南、贛北及贛中，本次會戰主戰場位於贛北)西北部贛江支流的錦江上，南昌西南方，正好是南昌進入湖南(湖南省，簡稱湘)的交通要道，上高南側就是浙贛鐵路，西通長沙，戰略地位重要。⁶

二、地形要點分析

(一)山系

地區內計有九嶺山位於上高北部，延伸至宜豐地區，山勢險峻，形成天然屏障，對軍事行動形成障礙。武功山位於上高南部，餘脈連接浙贛鐵路，形成自然防禦線，對保護長沙東側具有重要意義。該地區構成上高、高安、錦江兩岸起伏地，及奉新、安義、潦河兩岸起伏地。地勢西高而逐漸向東低衍，成為國軍對南昌、奉新方向防禦部署之陣地線，⁷利於國軍

6 郭岱君，《重探抗戰史(二)：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1938.11～1945.08》(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1年)，頁113。

7 張其昀主編，《抗日戰史》(臺北市：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民國55年)，頁146。

於上高周邊部署兵力實施防禦。

(二)水系

地區內計有錦江是上高的主要河流，河道寬廣，兩岸適合部隊運動與補給。雖然水系交錯對機械化部隊行動造成一定阻礙，但對徒步部隊影響有限，故對雙方作戰行動不構成障礙，且上高位於錦江上游，可藉錦江成為該地重要的天然防線。贛江流域寬廣，沿岸市鎮密集，民船眾多，水運發達，可為軍用補給提供支持。支流雖密布，對於機械化兵種有一定限制，但一般不影響徒步行軍。

(三)交通

在鐵路部分，浙贛鐵路貫穿贛北通往湖南，是一條重要的戰略要線，對部隊補給與戰略部署具有重要作用；南潯鐵路則由南昌至九江，為南昌和長江之交通線，進一步強化該地戰略地位。公路部分湘贛公路連接南昌、上高通往長沙，儘管因戰爭多次受損，但仍是作戰地區內的主要交通幹線。由於道路狀況受損，戰車與火砲通行困難，對軍事行動形成障礙。⁸

(四)城鎮

在重要城鎮部分，上高為本次主

要作戰地區，亦為國軍第74軍主要固守位置，其西部毗鄰萬載山地，夾在武功山與九嶺山之間，構成一個關鍵的前進支撐點，北接宜豐，依托九嶺山脈作為屏障；南通浙贛鐵路直達長沙，並憑武功山形成長沙東側的天然屏障。該地俯瞰贛東平原，一旦失守，長沙側翼將面臨嚴重威脅。

除上高具備北擋南昌、南固湘贛通道之地理要衝外，贛北地區尚有數處對整體防衛作戰具關鍵地位之要點。奉新位處潦河上游，為連接宜春與南昌間之交通節點，若失守則潦河線全面崩潰；茶牯嶺地形狹隘，西接南昌、東臨高安，扼控南昌西南出入口，具備關鍵屏障作用。高安地勢居高臨下，南控贛江流域，為我軍以火力制壓南昌、策應九江方向防衛之支撐點。而楊公墟雖為小聚落，然位處上高、奉新與高安交會之交通樞紐，乃日軍調集兵力與補給之捷徑所在。

(五)氣候

氣候為大陸性，冬夏寒暑懸殊，春夏多雨，並多山洪，每當春雨連綿時，洪水橫流，行軍作戰，均感不便。⁹會戰期間正值雨季，敵雖有空中火力支援，

8 同註2，頁4。

9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篇—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篇—作戰經過(二)》(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頁509。



惟因雨大受限制，敵砲兵亦未能發揮高度之威力。

三、戰略價值

上高地處贛北要衝，西可通往湖南長沙，北接宜豐，東連高安、南昌，南側則可往新餘，是敵我雙方爭奪贛湘通道控制權之關鍵節點。控制上高，即可掌握錦江流域之渡河要點，阻絕敵軍橫向運動，亦能作為縱深陣地，構築防衛南昌與長沙的戰略屏障(如圖1)。此外，該地亦便於集結兵力與實施機動轉用，具備良好之迴旋空間。

綜上所述，上高不僅在地形上構成

堅固之防禦陣地，更因其地理位置具備連絡湘贛、控制水陸交通與轉進南北戰場之機能，故成為日軍南下作戰企圖與國軍防衛反擊部署中的核心地帶，戰略價值不言而喻。

戰前情勢

一、日軍方面

大本營陸軍部會議於1941年(昭和16年)1月16日通過「對中國長期作戰指導計畫」，框定於當年度秋季以前，不放鬆現在對中國之壓力，使用各種手段，尤其利用國際情勢的變化，以謀解決中日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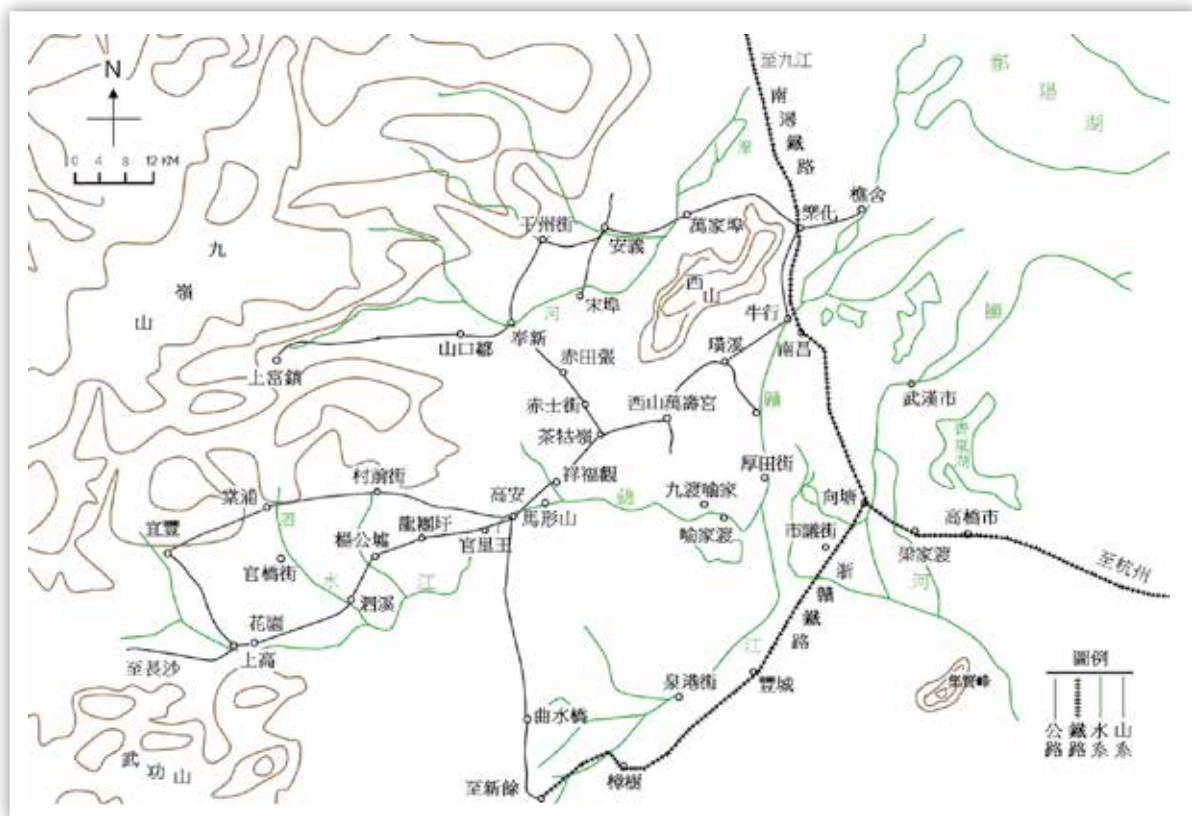


圖1 上高周邊地形要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4-4。

爭。¹⁰於是在1月30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訂定「昭和16年度計畫」，內容指明於該年度之作戰，乃根據現行之任務，確保目前所占領之地區，尤於夏秋之際，發揮統合戰力，對敵施加重大壓力；¹¹並於2月14日召開方面軍及軍司令官會議，除宣達昭和16年度計畫指導方針外，特別強調「活潑而短切的作戰」，主要想藉此逐漸消耗國軍戰力。

同樣依據「對中國長期作戰指導計畫」，整肅占領地區之治安狀況亦為對華重要工作之一，其中又以華北的治安狀況最差，故於1940年11月28日中國派遣軍第一課高級參謀真田穰一郎在返國針對「對中國長期作戰指導計畫」的報告中指出預計從華中地區抽掉2個師團至華北地區，¹²其中之一便是原駐留於將安義地區的第33師團，並於2月14日下達正式命令，而該師團主力決定於4月上旬開始移動。¹³

自1939年南昌會戰日軍占領南昌後，在安義、南昌方面從未給予國軍重創的大作戰；國軍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

岳(1896～1998年)麾下的第19集團軍布陣在日軍不遠處，經常亦有小規模的交戰。這些國軍是第70軍(轄第19師、第107師及預備第9師)及第74軍(轄第51師、第57師及第58師)的6個師。於是，日軍第11軍決定在第33師團移駐之前，對贛北地區的國軍部隊實施一次「短切作戰」，此一作戰決定由安義地區的第33師團、南昌地區的第34師團及新編成的獨立第20旅團等三個兵團負責進行(如表1)。

日軍第11軍作戰構想如下：第11軍以打擊贛北地區守備之國軍為目的，於3月中旬以安義、南昌之兵力採三併列，以第33師團在北，於安義沿潦河經奉新向上富方向進攻，其主要作戰目的為與第34師團相策應，自右翼攻擊國軍第70軍，向錦江予以壓迫；以第34師團在中為主攻，由西山萬壽宮經高安向上高方向進攻，其作戰目的為一舉摧毀第19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上高；最後以獨立第20旅團在南，由牛行向南越錦江後，續沿錦江南岸西進。¹⁴採分進合擊方式，預劃圍殲國

10 黃昭茂翻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四)香港長沙作戰》(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頁485。

11 同註10，頁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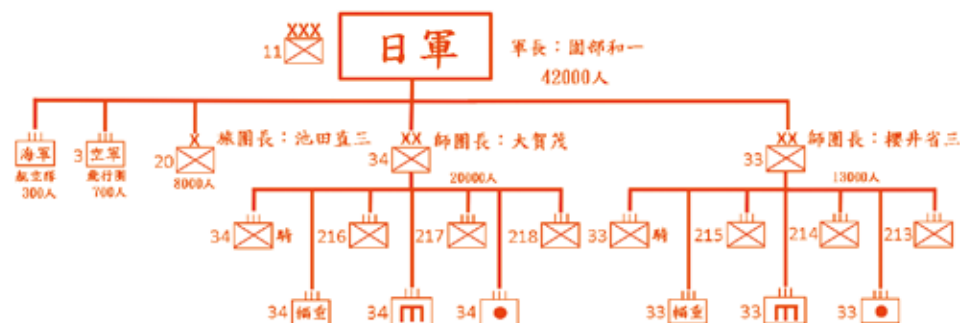
12 賴德修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二〇)大本營陸軍部(二)南進或北進之抉擇》(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頁313。

13 廖運潘翻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三)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頁486。

14 同註13，頁487。



表1 第11軍指揮系統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4-1。

軍於上高周邊地區(如圖2)。¹⁵

二、國軍方面

蔣委員長訂定自武漢會戰後至珍珠港事變爆發前(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為抗戰第二階段，亦稱為抗戰中期，¹⁶並指出第二期抗戰是「轉守為攻，轉敗為勝」時期，作戰指導為「因時制宜；敵如來攻，歡迎之不暇；即不來攻，我亦當製造一切有利機會，隨時隨地施行局部反攻，分散牽制敵兵力，而各別消耗之；決不使其喘息餘暇，以從事淪陷區之建設，而打破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毒計」。¹⁷

第19集團軍自參加1939年冬季攻勢

後，即以兵力之半占領右自市議街起，沿錦江右岸至喻家渡越錦江左岸，經奉新、靖安至潦河概略之線陣地，與敵對峙。迄1941年二月初，該集團軍奉令以第74軍編為攻擊軍，第70軍抽編一個突擊師，加緊訓練。三月初，又奉令修改第3第9兩戰區之作戰地境，而原守備贛江右岸之第49軍，改由第19集團軍指揮。因此至會戰前，全部所屬計9個半師，約8萬4千人¹⁸（第72軍係於3月23日奉令增援，暫歸該集團軍指揮，其兵力僅一師半；另江西保安縱隊，係追擊期間，奉令增援該集團軍者。故會戰前，集團軍兵力僅約8萬4千人（如表2）。

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八年血債(四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69-140，民國28年3月30日，頁1。

16 同註6，頁3。

1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抗日作戰最高指導方針〉《國軍檔案》，檔號：B5018230601/0028/542/6015，民國28年，頁8、9。

1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下冊)》（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頁228。



圖2 日軍作戰構想要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4-3。

第19集團軍作戰構想如下：第19集團軍以誘敵深入而殲滅之目的，編組三個陣地線遲滯敵軍，於撫河南岸武漢市沿撫河至市議街，越贛江經喻家渡向北至山口鄒編組第一陣地線；於梁家渡經撫河、贛江、錦江越龍團圩向北至夏城編組第二陣地線；於高橋市越贛江至泉港街、石頭街越錦江，經泗溪至上富鎮編組第三陣地線。其中以第49軍及第70軍任第一、第二陣地線之持久抵抗，以贛江為第49軍及第70軍之作戰地境線，誘敵至第三陣地線前緣

，並以第74軍為決戰兵團，於棠浦、泗溪、英岡嶺周邊集結整訓，以達成持久抵抗殲敵(如圖3)。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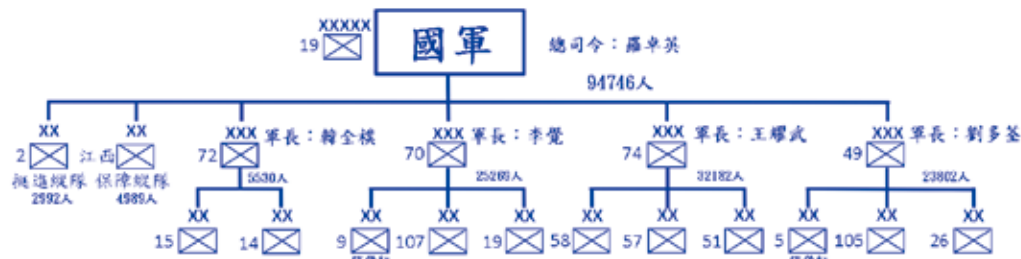
作戰經過概要

上高會戰共歷時26日，從3月15日迄4月9日止，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持久抵抗時期，從3月15～19日；第二階段為決戰時期，從3月20～24日；第三階段為圍殲及追擊時期，從3月25日～4月9日(兩軍戰前態勢如圖4)。

19 同註2，頁5。



表2 第19集團軍指揮系統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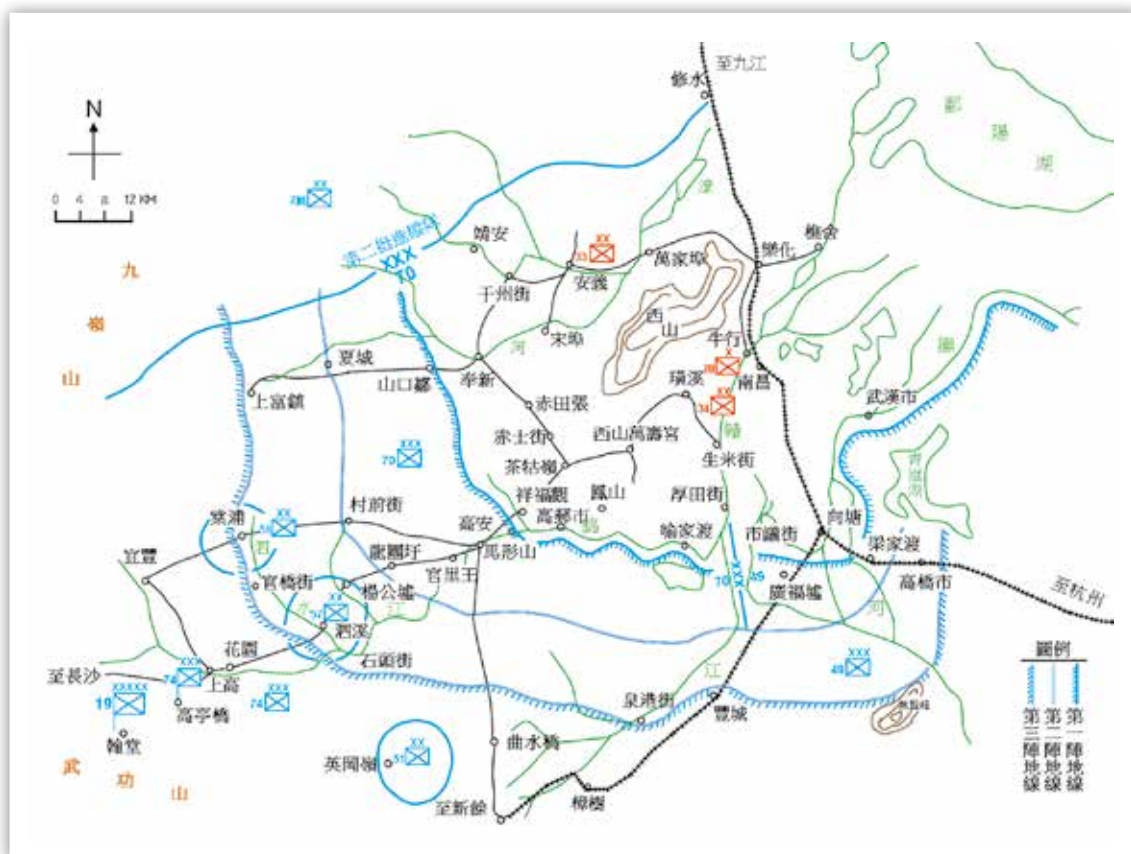


圖3 國軍作戰構想要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4-3。

一、持久抵抗時期(1941年3月15~19日)

3月15日晨上述3個日軍兵團憑藉其優勢火力與強大空中火力支援，自贛江以東，配合地形與交通要道，從北、中、南

三路展開全面進攻，意圖迅速突破國軍防禦體系，其南路獨立第20旅團，沿贛江左岸南進至喻家渡附近，企圖越過錦江突破國軍防線，遭遇守軍第70軍第107師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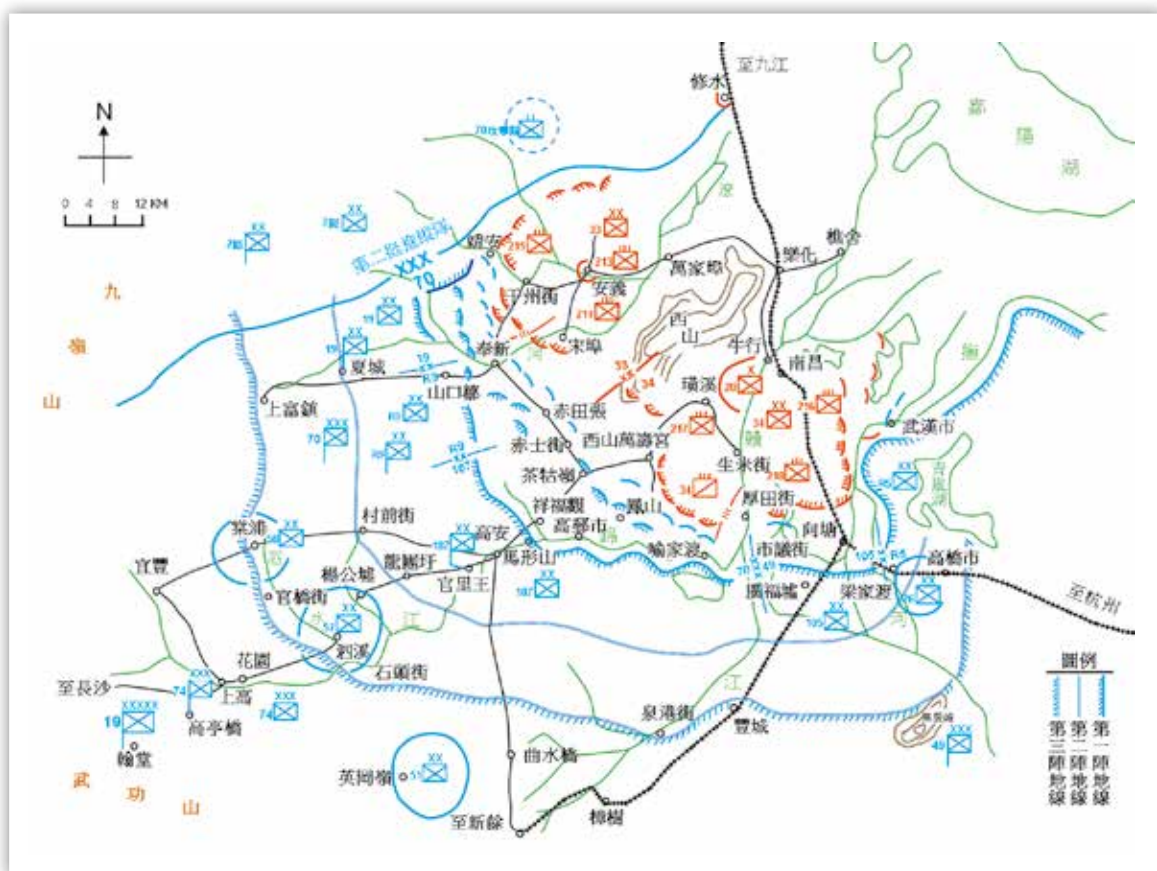


圖4 上高會戰戰前態勢要圖(1941年3月15日)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4-3。

擊退；而中路第34師團自西山萬壽宮沿湘贛公路向祥福觀方向進攻，藉由兵力與火力優勢逐步突破，並逼近高安附近；北路之第33師團主力，則由干州街方向南下，強攻奉新，與國軍第70軍預備第9師於潦河北岸一帶激戰。²⁰

16日其獨立第20旅團在其空中火力掩護下，終於突破國軍防線；而第34師團攻占祥福觀等地，並隨即向高安方向前進

；同時第33師團亦已越過潦河，攻陷奉新後持續向南推進。至18日晨，第34師團已攻至高安城，表示日軍已進抵我第二陣地線前緣，第19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1896～1961年)，基於當前狀況，研判敵有大舉進攻之企圖，乃決定依照既定作戰構想，利用各陣地線，先持久消耗敵人，再與之決戰。²¹

迄19日，日軍已攻抵我第三陣地線

20 同註2，頁228，三月十五日晨，集結於南潯鐵路沿線之敵……與我預備第九師劇戰於潦河上游一帶。

21 同註2，頁11。



前緣，北路之第33師團已攻至上富、苦竹坳一帶，該師團依照預計計畫，自北側攻擊第70軍的兩個師，並攻抵上富鎮，達成其作戰目的後，開始反轉回撤至奉新；²²中路之第34師團已攻占高安城，第70軍主力向側後方轉移，惟其第107師警戒不周又處置遲緩，導致第34師團一部進抵楊公墟附近；南路之獨立第20旅團則持續沿錦江南岸推進，擊破灰埠守軍，與第34師團會合，²³戰略態勢對國軍極為不

利(如圖5)。

二、決戰時期(1941年3月20~24日)

鑒於日軍已進抵我第三陣地線，戰況已至決戰階段，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於19日果斷下達命令，指示第19集團軍迅速展開全面反攻。命令所屬部隊「第26師(第49軍下轄)、第70軍、第74軍，務必將深入之敵，殲滅於高安、錦江以北地區。」於是第19集團軍各部隊即展開決戰行動。是夜，第26師迅速機動，自贛江右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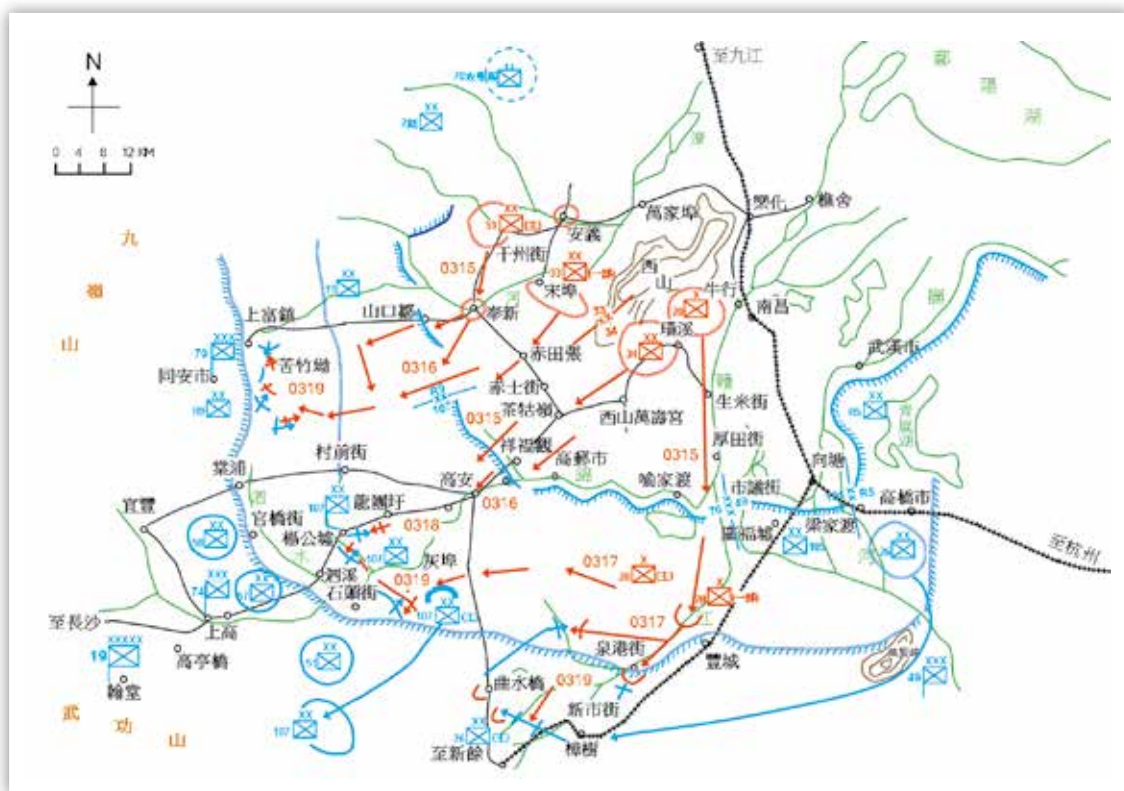


圖5 持久抵抗時期(1941年3月15~19日)戰鬥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20-1。

22 同註6，頁114，櫻井省三攻抵上富鎮，認為已達成作戰目的，反轉回撤。

23 同註5，頁249，獨立混成第20旅團主力渡過錦江，與第34師團會合，並配屬該師團。

西推進，抵達新市街附近，適逢敵軍一部自泉港街企圖渡河南進，該師便協同第51師合擊之，成功擊潰敵軍，收復該地，並清除贛江右岸殘敵，確保後方安全。第26師第77團則隨即乘勢渡河，攻入泉港街，敵獨立第20旅團102大隊殘部驚慌北遁，於上莊附近遭我軍圍殲，死傷慘重。而第26師其餘各部隊持續向西推進，於20日拂曉克復新市街等地，並對曲水橋以西實施掃蕩，造成敵軍極大混亂。敵獨立第20旅團因接連失利，主力信心潰散，紛紛放棄各據點，潰退至錦江西岸。使贛江左岸、錦江右岸之間恢復至戰前態勢。²⁴

3月20日，中路戰事亦告激烈，日軍第34師團在官橋街南側附近渡過錦江支流的泗水，直逼上高，與第74軍於泗水兩岸展開激戰，第74軍於日夜奮戰之際，堅守陣地不退，為構築全面包圍圈爭取時間。至3月22日，第70軍主力(第19師、預備第9師)已進至楊公墟、官橋街之線，與由錦江南岸而來之第26師對日軍形成包圍圈，²⁵ 羅卓英基於目前戰況，決心圍殲敵人

，除目前兵力外，即要求戰區派遣前來支援之第72軍新編第15師²⁶ (已進至水口墟附近)策應作戰，攻擊敵之側背；羅卓英分析戰況後判定，日軍經歷我軍八晝夜之誘擊、堵擊、截擊與圍擊，已陷入疲態，攻勢至此應已達極限；為鞏固勝勢並激勵士氣，羅卓英特於子夜頒布《當前勝利保障十則》，下令全軍自23日起集中兵力，發起全面反攻，主攻錦江兩岸敵軍核心。

3月24日，日軍依然冒死挺進，又發揮最大限度之空軍火炮威力，企圖擊破我上高核心陣地。上高東北約5公里之陣地屢得屢失，我軍陣地工事幾近摧毀殆盡，敵軍更於上高城內混入便衣部隊，企圖內應騷擾我後方，然而第74軍官兵背水死守，不惜代價死戰到底，寸步不讓，最終成功穩固上高之背水陣地，有效遏止敵軍進一步突破之企圖(如圖6)。²⁷

三、圍殲及追擊時期(1941年3月25日~4月9日)

由於24日日軍遭國軍猛烈攻擊，第34師團師團長大賀茂(1883~1947年)決心

24 同註2，頁230，十九日，第九戰區薛司令長官，鑒於戰事已至決戰階段……於是贛江左岸、錦江右岸之間恢復戰前態勢。

2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使第四部—抗日—第三冊中期戰役》(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4年)，頁134。

26 同註2，頁21，「第9戰區薛司令長官於3月19日21時電令第19集團軍開始向敵反擊，另指示新編第14師赴甘坊、新編第15師赴大瑕，策應作戰，均限22日17時到達。

27 同註13，頁491，24日，敵軍已經陷入於我南北五公里……竭力鎮定確保了上高之背水陣地。



圖6 決戰時期(1941年3月20~24日)戰鬥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33-1。

轉進，即向日軍第11軍司令部請求支援，司令部即命令位於奉新的第33師團出發前往畢家掩護其撤退。²⁸

25日起作戰地區氣候轉為陰雨綿密，日軍空軍活動大受限制，被困上高之敵完全孤立，補給斷絕、士氣低落，企圖向東西兩側突圍，行動混亂。27日，日軍第33師團之一部由湘贛公路馳援南下，與國軍第26師在龍團溪附近發生接觸，激戰三日，均將日軍擊退。爾後第26師全力向楊公墟及官橋街猛擊，持續壓迫日軍，

寸步不給喘息之機。而第74軍亦於此時配合東面各軍攻勢，自上高派遣第57師出擊，對敵向泗溪壓迫，形成東西夾擊之勢。第72軍新編第15師則於28日向水口壩推進，使第34師團處於全面潰散邊緣。日軍第11軍司令部驚悉其主力岌岌可危，再派遣第33師團一部自奉新南下支援，同時自九江急調新銳部隊2千餘，經牛行向湘贛公路南下增援。被圍之敵得知援軍即到，遂發動最後反撲，向國軍北翼包圍部隊之預備第9師正面之官橋街

28 同註13，頁491，於此，大賀師團長向漢口之第十一軍司令部請求救援，同時在24日下令反轉。

一帶反攻，國軍奮勇迎擊，雙方死傷均重。²⁹

29日，日軍終於打通湘贛公路，被圍殘軍獲援脫困，開始向東潰逃而去。國軍則按預定部署，即刻展開追擊。第49軍以第105師，沿湘贛公路經上莊向牛城追擊，新編第14師，經村前街向牛行追擊，第26師經龍團墟、高安在第105師後跟進。第70軍以第107師經官橋街向奉新以南地區追擊，預備第9師經楊公墟向奉新及其以北地區追擊，第19師經村前街，在預

備第9師後跟進。惟日軍空軍此時重回戰場，對我追擊部隊實施連續轟炸掩護其地面部隊潰逃，造成國軍推進遲緩。至30日，第105師已追抵龍團圩以北地區，其餘部隊多仍在楊公墟、村前街一線清掃戰場，調整隊形(如圖7)。³⁰

4月1日起，國軍各追擊部隊緊追敗敵，陸續克復祥符觀、西山萬壽宮等要點，至4日國軍已復克奉新，預備第9師續向安義挺進，迄7日午，日軍第33師團殘部由安義附近向樂化方向逃竄。



圖7 圍殲時期(1941年3月25日~4月9日)戰鬥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上高會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50-1。

29 同註2，頁231，是日連日陰雨，敵機不能活動……我軍奮勇迎擊，血戰竟日，雙方死傷均重。

30 同註2，29日，敵湘贛路打通……其餘仍在楊公墟、村前街附近，清掃戰場，調整部署中。



國軍各部隊，自4月9日奉命向敵攻擊、截擊以後，以敵退守堅固據點頑抗，我軍缺乏砲兵支援，除第107師於12日攻占宋埠外，餘均無甚進展。³¹第19集團軍奉令停止攻擊，調整部署，本會戰至此遂告結束。

本會戰，國軍傷亡官兵17,719員，失蹤官兵2,814員。俘敵17員，鹵獲山砲6門、迫擊砲1門、輕重機槍24挺、步槍408枝、擲彈筒24具、各種彈藥111,717發。³²日軍戰史未記載其戰損人數，依據國軍資料，日軍傷亡約15,000餘人。³³

檢討與評析

上高會戰為抗戰中期一次具體體現「由守轉攻」、「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戰略構想的成功實踐。此戰不僅擊退日軍西進企圖，保衛贛北要地，亦在中國戰場長期以來處於被動、缺乏協同的困境下，展現出國軍在戰術運用、部隊協同與指揮調度方面的顯著進步。然而，雖勝利仍有不少可資檢討之處，尤其雙方作戰構想與實際指揮執行間的落差，更

突顯出指揮體系、兵力配置、戰場反應與部隊素質等多重因素對戰局發展之影響。

一、日軍指揮不當，戰前意志不一

根據《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三)——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一書中，說明日軍一開始就有臨戰前的意志不統一與作戰態度落差等問題。第11軍雖有第33、第34師團及獨立第20旅團等三個主力部隊，表面上兵力不弱，實則內部部署與指揮協調顯露出結構性問題。尤其第34師團對於此次會戰可說是信心滿滿，並抱持旺盛且積極的作戰意志，該師團自恃其裝備較國軍為佳，且其砲兵聯隊的裝備自2月中旬開始更換為所虜獲的山砲及迫擊砲，加上其餘活躍的作戰準備，顯示當時第34師團有趁機摧毀第19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上高的企圖；反觀第34師團的積極性，第33師團即將在4月北調，其作戰目的僅是策應第34師團作戰，從北路攻擊第70軍，向錦江第34師團方向壓迫過去。³⁴綜上所述，本次會戰的成敗關鍵應於兩個師團如何聯繫配合。但兩個師團加上一個獨立混成旅

3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八年血債(四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69-146，民國28年4月14日，頁3。

32 同註2，頁50。

33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1年)，頁163，計傷斃官兵約一萬五千，我軍傷亡比敵軍略重。

34 同註13，頁487，其作戰目的，如上所述，是藉第三十三師團遺著機會的對陣前敵軍一擊……向錦江予以壓迫之。

團的兵力，第11軍司令部未向前開設戰鬥指揮所，而是遠在漢口的軍指揮所遙控作戰，直至3月24日第34師團決心轉進，才派遣軍參謀長木下勇少將、作戰主任參謀山口貞男中佐及大根田登大尉趕赴南昌指揮作戰。³⁵ 因此才會在3月19日第33師團攻抵上富鎮，自認為已經達成其作戰目的，於是自行撤退返回奉新。

日軍原擬採取「分進合擊」之作戰構想，自北、中、南三路分路出擊，於錦江上高一線完成戰術包圍，然而實際執行中，三路部隊彼此距離常超過40公里，且兵團間未協調聯繫，導致形成分進而無合擊。³⁶ 特別是第33師團提早撤回，致使第34師團獨力承受國軍主力壓力，其企圖以便衣滲透方式奪取上高雖屢有嘗試，然而在無翼側兵團之配合下，終告徒勞，並陷入國軍南北兩路合擊與背水陣地圍殺之中。此種指揮遲緩之狀況，正說明日軍雖仍具戰術執行能力，然而其高層決策與整體戰略之失當，已逐漸反映其組織疲態與作戰理念之退化。

此外，日軍所採取之作戰方式，實質上體現其「短切作戰」構想，即非以傳統正面突破為主，而是針對贛北地區各縣

域實施多軸滲透、分割掃蕩，企圖將我軍主力切斷包圍、逐次殲滅。其掃蕩範圍橫跨新建、高安、樟樹、豐城、安義、靖安、奉新、上高、宜豐等十個縣市地帶，構成南昌—宜春間交通及戰略要地之縱深帶。此一戰術企圖本具靈活快速之優勢，惟第11軍未整體統籌各部作戰進程與節奏，使各師團陷於各自為戰，甚至在掃蕩過程中出現攻勢重疊或空隙暴露現象。特別是第34師團深陷上高一帶，孤軍無援，其短切掃蕩之原始構想遂轉為深陷敵境、失援敗退之實況。此例凸顯日軍短切作戰雖具突破縱深之企圖，但在缺乏高層統一指揮與協同下，反致自身戰力離散、後勤延伸過長，最終成為國軍集中反擊的戰略弱點。

二、國軍計畫周密，適時轉用兵力

上高會戰之勝利，非僥倖所得，而為周密部署與縝密作戰計畫之結果。本戰初期，國軍採取三線陣地部署，增大防禦縱深，有利遲滯作戰之遂行。尤其在持久抵抗階段，不僅保存主力部隊戰力，亦能有效耗損敵軍銳氣與火力。其中第74軍為確保最後陣地線，在敵優勢火力攻擊下苦戰6日，³⁷ 羅卓英於掌握敵軍攻勢重點後

35 同註5，頁252，會戰將即，兩個師團「意志不統一」……，偕同作戰參謀山口貞一中佐、大根田大尉兩人至南昌。

36 同註2，頁232，如此次敵整體戰術係採分進合擊戰法，但各路間隔相差都在四十公里以上，且兵力亦少，因而造成孤軍深入，分而不能合的狀況。

37 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增修版上冊)》(臺北市：中華戰略學會，民國104年)，頁423。



，果斷由防守轉為反擊，並於局部戰場適時轉用兵力，靈活運用第70軍、第26師、新編第14、15師及第57師等部，正面牽制與側翼包圍並重，致使敵軍陷入我包圍圈，形成包圍攻擊之效，此會戰顯示我軍於部隊調動及情報應變等層面之明顯進步。

三、初期警戒不周，導致處置遲緩

雖然整體作戰構想與後期反擊堪稱成功，然會戰初期我軍仍暴露出若干問題。第70軍第107師在初期防禦中未能有效掌握敵情，對敵軍南路突破準備警戒不足，致遭突襲潰亂，不僅失去灰埠一帶防線，亦對中路陣地構成威脅。³⁸此一破口迫使其他部隊提前應變，耗費調整與支援之資源。此問題亦反映出當時部分基層部隊缺乏充分警戒訓練與應敵機動能力，對國軍整體作戰效能仍構成潛在風險。

此外，儘管各部隊間支援漸臻流暢，然實際通信與協調仍受設備與地形所限，致使部分作戰命令傳達不及，或部隊反應遲緩。追擊階段我軍原可形成包圍圈狀態，對日軍殘部實施澈底殲滅，然由於缺乏空中火力支援，終使敵第34師團部分主力得以沿湘贛公路突圍東逃。此亦反映出我軍在追擊、合擊與殲敵過程中尚未形成體系化追擊，亟需加強現代化裝備支援與

快速反應機制建構。

四、發揮協同戰力，策應友軍作戰

第49軍所屬第26師於泉港街之戰為典型例證。3月19日遭遇敵軍企圖渡江南進，迅速判明敵意圖，會同第51師協同迎擊，不僅擊退敵軍，並乘勢攻入其防線薄弱之地，形成局部突破。此戰為我軍反攻行動拉開序幕，其後第26師迅速渡江，占領新市街、曲水橋等地，成功切斷敵軍退路，對整體戰局形成重大壓力。同時第74軍於上高一線頑強守備，第70軍與預備第9師則積極策應南北兩翼，彼此支援、火力互補，展現出難得的戰場協同效率。

五、適時鼓舞士氣，致獲全面勝利

在會戰中值得特別指出者，為羅卓英於3月23日子夜所頒《勝利保障十則》，如下所示：

(一)記著委員長的訓示：我不怕敵，敵必怕我。

(二)記著司令長官的訓示：苦戰必勝，苦戰必成。

(三)記著本總司令的訓示：軍人事業在戰場，軍人功罪在戰場。

(四)目下對敵包圍態勢，業已完成，包圍圈也已縮小，今天就是我軍前線對敵施行求心攻擊開始的時候，也是我軍對敵展開殲滅戰的良機。

38 同註2，頁9，該師以警戒不周至十九日零時始行發覺，又以處至遲緩……始得漸次收容。

(五)我忠勇的戰士，苦戰八日，業已取得八分勝利，今天第九日，必須努力爭取九分的勝利，以保障明(23)日的十分勝利。

(六)依昨日戰況判斷，敵之攻勢，業已頓挫，力量業已耗盡，苦無後續援軍，不僅不能攻我，而且必遭慘敗，縱有增兵，不過一大隊，而我軍合圍完成，力量凝集，我增援部隊，如新編第15師，今日可參加戰鬥，第105師及新編第14師，明日即可趕到參加，預計戰局，多延一小時，可多得援兵一營；多延一天，可多得增兵一師，團殲力量，絕對優勢。

(七)過去八天苦戰中，萬餘傷亡戰士的血花，正期待吾人今明兩日之努力，竭誠勝利之果，第70軍奉新烈士墓，第74軍高安烈士墓，巍然在望，吾人必須迅速殲滅巨敵，以偉大戰果，報慰英靈。

(八)吾人必須把握抗戰四年來，僅有的對敵取包圍殲滅的有利態勢，將十天以後的作戰精神及力量，提前到今明兩天來，適時使用，充分發揮，俾在贛北戰場收一勞永逸之效，而開今年勝利年之先路。

(九)各級指揮官，絕不許有怕犧牲，保存實力之觀念，務須指揮中國的軍隊，殲滅中國的敵人，以表現中華民族、革命軍人之精神，凡屬最能犧牲，最奏戰績之

部隊，領袖必然予以優先之補充與厚賞，本總司令亦當負責報請補充，迅速恢復戰力。

(十)各部隊之指揮官，務須確實掌握部隊，向指定任務，堅定邁進，並切實執行連坐法。³⁹

此令不僅具實戰指導價值，更在精神動員上有重要效果。一方面針對戰場指揮提出具體原則，另一方面有效激勵前線部隊士氣，使戰術行動與精神動員同步推進，對統合戰力、調整節奏與堅定戰志均有卓越貢獻。

對防衛作戰之啟示

上高會戰為典型縱深防禦作戰，國軍藉由地形縱深與三線部署，實施誘敵深入、保存主力、伺機反擊，最終逆轉戰局。然而，轉觀當前臺澎防衛作戰環境，根據《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之戰略指導，當前戰場條件已出現以下三項根本性轉變，亟須審慎對照並轉化歷史經驗：

其一，臺灣本島地狹人稠，無天然縱深，一旦灘岸失守即陷主戰空間，須強化「節點抗敵」與「前推部署」，延伸作戰縱深。其二，共軍戰法轉趨多域速決，融合電子、無人、認知與精準打擊等手段，國軍須依「機動、敏捷、致命、成本效

39 同註2，頁26。



益、隱匿」原則建構多域整合戰力。其三，戰局極點往往於開戰初期即現，未來須主動將「啟點」前移，提早展開部署，並延後「極點」時機，創造反制與持久抗敵之空間。

總結而言，雖環境有別，上高會戰所展現之統一指揮、縱深部署、戰力轉用與精神動員，仍可為國軍當前建軍備戰之重要借鏡。以下即據此五大核心面向提出對未來防衛作戰之具體啟示：

一、強化聯戰指揮機制

本次會戰中，日軍主要戰敗的最大原因，便是第11軍在會戰開始前並未就此次作戰做積極整合及規劃，而是由第33師團長及第34師團長全權決定。⁴⁰ 本次會戰的成敗關鍵就是在於兩個兵團的聯繫配合，惟3月19日第33師團攻抵上富鎮，自認為已完成作戰目的後，自行撤退返回奉新，未確實與第34師團發揮統合戰力。

相對地，國軍由第9戰區羅卓英統一指揮，將防禦重點交由第74軍，並配置第

70軍與預備第9師實施側擊與增援。各軍行動皆依據總體作戰構想展開，在防線建立、兵力部署、預備隊使用等環節上具高度整合性。第74軍與第70軍間能適時調度，尤其3月23日以後，羅卓英適時將第26師南調補中路缺口，展現出統一指揮下之高度機動與彈性運用。

依據112年國防報告書第四章第四節「戰力整合」中提出，持續強化聯戰指揮機制。⁴¹ 為強化聯戰指揮機制，我地面部隊應對營、連級增添C⁴ISR指管系統，建立共同作戰圖像，亦可達成去中心化指管；完善地面部隊之指管系統後，再行整合三軍指管系統、武器載台及監偵設備，才可建立三軍共同作戰圖像，進而便於情資共享。

除此之外，各級部隊應落實去中心化運作，各級部隊長執行任務前確實瞭解上級指揮官企圖及所望戰果，並透過任務式指揮、授權矩陣，並結合交戰規則，授權任務部隊因地制宜，自行決策並果斷執行。然而真正影響作戰效率的關鍵，仍在

40 同註6，頁113，日軍這個決定相當倉促，過於自信，認為國軍不堪一擊……全權決定。

41 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23年），頁78。持續強化聯戰指揮機制計有3點：（一）國軍為建構完整部隊指揮管制體系，充分運用民間能量及網路數據整合，強化及同步各級共同作戰圖像，以精進指揮管制效能、聯合情監偵及指管系統反制能力，遂行防衛作戰任務；（二）為提升三軍聯戰指管效能，除完備三軍指揮所均能具備相互接替執行作戰指揮之備援能量外，各作戰區、外島防衛指揮部、海軍艦隊指揮部及空軍作戰指揮部，依任務設置次級作戰指揮中心，上承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命令，對下有效管制所屬部隊行動，完成協調與統合，發揮聯合作戰指揮功能；（三）持續擴建三軍鏈路載台，整合指管系統、武器載台及監偵設備，精進指管及情資分享，提供自動化作戰評估及決策建議，加速作戰反應、縮短指管流程，獲取戰場優勢。

於「任務式指揮」理念是否內化於部隊文化；任務式指揮之核心在於上級清晰交付「作戰企圖」、授權下級指揮官「依情處置」，使基層部隊在失聯、斷電、通訊受阻等情況下，仍可依既定意圖自主完成任務。

二、建立縱深防禦體系

上高會戰之勝利，非僥倖所得，而是周密部署與縝密作戰計畫之結果。在本次會戰中，國軍採取縱深部署，利用三個抵抗陣地線之多層配置，有效達成誘敵深入之目的。國軍未於敵初期攻擊階段即行決戰，而是透過層層阻擊、保存主力，俟敵力竭之際再行轉守為攻，此為經典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戰術運用。

依據《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中「多域拒止，建立多層次防衛縱深」，當敵發動進犯時，充分憑藉海峽天險及我國土防衛利於持久作戰之地理優勢，向外延伸防衛作戰空間，向內強化軍民整合機制，依「常態危機處理、備戰部署、聯合反登陸、濱海暨灘岸戰鬥、縱深防禦、持久作戰」等作戰階段，以削弱敵軍為原則，部署多層次防禦兵力，建立多道防線，阻止敵奪取關鍵要地。⁴²

面對共軍「快打快決」戰略，國軍須於近岸海域及灘岸設置多層打擊節點，

包括水雷封鎖區、機動反艦飛彈發射點與機場基地防衛圈，避免敵軍大規模搶灘成功。相當於上高會戰中以灰埠為外圍遲滯區，先以有限部隊吸引主攻敵軍，創造我預備隊建構火網之時間。目前各作戰區應精進兵要調查，針對每一縣市與地區地形、設施、交通與戰略價值分析後，規劃抗守節點。此層任務相當於泉港街一曲水橋陣線，在敵攻陷前緣後構築堅固防區，結合火力、障礙與地形阻敵。縱深防禦絕非消極應對，而是以「延長敵作戰距離、擴大敵補給壓力、創造我反擊契機」為目標。國軍於地區編列後備戰力與機動打擊部隊，並配置於丘陵、高地或重要聯絡線後方，一旦敵軍突破主抗陣地，即可快速反應，類似於當年第51師從西南方向發動反擊，於曲水橋形成包圍，主動奪回戰場主動權。

總而言之，縱深防禦不單為部署問題，更為整體作戰節奏、空間與時間的運用藝術。從上高會戰經驗可知，「不急於決戰」、「保存主力伺機反制」方為持久抗敵、轉守為攻之正道，亦為未來我防衛作戰最適模式之一。

三、強化敵情掌握與預警能力

上高會戰初期，第107師未能及時掌握敵軍突破動向，致使灰埠一線遭突襲瓦解，形成中路防線破口。此一失誤迫使其

42 國防部，《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國防部，民國114年），頁28頁。



他部隊提前機動支援，亦顯示出該師預警機制與偵蒐能力不足。

故依據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於「建構不對稱與韌性戰力」中提出「強調戰略持久與固守韌性」，⁴³目前國軍雷達系統主體由空軍負責，但在聯合作戰思維下，陸、海軍亦須整合可用資源，如海岸雷達、地面偵搜雷達、野戰電戰偵測裝備、無人機等，進行區域交叉監控。例如，部署於臺灣西部濱海的岸置雷達與中部山區遠程雷達，可早期掌握敵機與大型艦艇動態；結合機動雷達與高空無人機，可掌握敵登陸準備情況。

如同第107師未能自主偵查敵接敵徵候，反映出野戰單位過度依賴上級情報。未來國軍各步兵旅、後備旅應配備專屬偵察排(班)、機動無人機班與偵監感測器，建立基層部隊自主情監偵能力，使一線部隊具備預警、監視、校正火力等基本能力。

防衛作戰時間壓力極大，各級指揮所必須在數分鐘內完成情報接收、研判、下達行動命令。國軍須依照「情報即時回饋」原則，推動戰術雲端整合平台，結合

AI自動判識系統，使情資得以迅速流通至作戰單位。以過去為例，如第74軍能即時得知灰埠失陷情況，即可提早部署側援兵力，主動阻敵擴張戰果。

我國地狹人稠，亦可結合民用系統進行戰場感知延伸。例如民航ADS-B接收站、商用海事AIS平台與公路監視網路，皆可成為補充情資來源，特別適用於敵特工滲透、假裝民用載具之情況下，提高整體預警能力。

總結而言，戰場預警與敵情掌握不應為單一單位責任，而須為全軍、全民之整體作戰網絡。從上高會戰可見，早期預警失誤即可能釀成防線崩潰；反之，若能善用現代科技，整合監偵能量，並建立快速通報回應機制，則能及早部署、主動搶占先機，為防衛作戰創造勝機。

四、加強協同作戰通連管道

上高會戰中，第26師與第51師在泉港街及曲水橋地區協同作戰，形成敵軍退路斷絕的包圍圈，正面反擊與翼側合擊同步展開，為國軍取得全局勝利之關鍵。而第74軍、第70軍、預9師等各軍也能南北呼應、主客互換，展現罕見之協

43 同註42，頁33頁。「強調戰略持久與固守韌性」計有3點：(一)整合三軍監偵、指管系統及武器載台裝備，掌握即時戰場情資，監控臺灣周邊或目標區域敵情動態，提供國軍各級部隊預警、決策及處置依據；(二)主要指揮所建構任務式指揮、去中心化運作及複式備援系統，並運用機動指管車強化通信韌性，輔以民用資通訊設備及應用程式，提升指管效能；(三)各部隊結合戰場環境，加強偽裝與隱(掩)蔽，嚴密電子訊號及資訊管制措施，降低遭敵偵知之風險。另完備各項裝備之疏散掩蔽計畫，執行分散部署與戰力保存作為。

同作戰效率。

對照現代戰場特性與國軍防衛作戰特性，聯合戰力之有效發揮，須建立於「區域聯防」、「通資電整合」及「戰術協同程序制度化」基礎上。根據《112年國防報告書》「戰力整合」篇章，協同作戰能力已列為國軍建軍重點，未來應從以下層面推動強化：

(一)上高會戰中第74軍為作戰主力，第70軍與預9師為支援梯隊，各單位依戰區指令分區配置、分層支援，發揮「戰術互援、機動支援」功能。現行國軍可依此精神，依各作戰區建構「區域聯防作戰構想」，並作戰區統籌協調轄屬聯兵旅、步兵旅、航空旅、憲兵隊、海巡署、地方民防機構等，簽訂平戰轉換支援協定，使各單位具備「主客互換、任務互補、機動互援」能力。

(二)防衛作戰中，通信設備極易遭受敵電戰干擾或物理摧毀，若無備援體系與多波道設計，將嚴重阻礙部隊協同。為此，國軍應推動以下措施：建立無線電、高頻電台、光纖與衛星之多重通信網絡；每一作戰地區應部署「機動通訊載具」，具備短期通連中繼能力。

上高會戰中，第51師雖因地形阻隔與主力隔離，但仍能憑電台與傳令系統保持與第58師之戰術聯繫，兩軍同步發起包圍作戰，可見即使在通信技術尚不發達年代，仍能依賴「通連紀律」與「指

揮預案」實現有效協同，當為現代部隊之借鏡。

(三)未來我軍地區作戰環境中，空、海、陸兵力須整合為一體，構成跨域聯戰行動。為落實此目標，建議各作戰區每半年實施1次「跨軍種區域聯戰操演」，採實兵、實地方式，模擬敵破口、兵力補位、橫向協同等情境。另於漢光演習中應增列「節點接替通連」、「橫向協同作戰推演」及「防區互援模擬」，驗證各單位通資整合與戰術節奏同步能力。

綜上所述，協同作戰不僅是火力統合，更是一種戰場節奏同步與戰略意圖一致的體現。上高會戰所展示之「前中後配合」、「南北互援」、「正面與翼側相呼應」的成功典範，正為國軍建立多層次防衛縱深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五、強化官兵精神戰力

上高會戰前後近月，國軍多處陷於防禦態勢，全線壓力沉重，而上高地區則因敵軍傾巢而出，壓力尤鉅。此時羅卓英於23日特頒《勝利保障十則》，內容涵蓋士氣激勵、戰術原則與紀律整頓，並配合前線電文激勵官兵，實為提升部隊作戰意志與凝聚向心力之典型作法。

依據國軍教戰總則第五條「精神戰力」為我革命戰爭之決勝因素。士氣之高低與戰場勝敗常成正比，而精神力的堅持亦往往是堅守陣地、逆轉戰局之最後關鍵



。在現代戰爭中，尤其對我國面對中共「速戰速決、強電磁干擾、認知操作」等策略，唯有建立官兵心理韌性與抗壓意志，方可化解初期攻勢，延長抵抗時間，爭取戰略轉圜空間。

我國軍當前可從以下幾個方向，建構具體可行的精神戰力發展機制：

(一)制度化精神教育與戰史傳承：上高會戰所展現之抗戰精神，應透過課程與教材融入教育體系，包括：每年部隊進行一次「精神戰力再教育週」，結合單位戰史、實戰回顧、作戰影片。建立「部隊勝戰記憶系統」，重建旅級以下單位戰鬥史，深化「我為何而戰」之認同。引入心理學與戰場行為科學分析，幫助官兵理解壓力下之情緒與行為反應模式。

(二)推動前線主官「領導在前」精神作為典範：上高會戰中，各軍將領多親臨第一線，在官兵間建立「上下同心、軍紀如山」的領導形象。今日國軍亦應在重大演訓或戰備整備時，鼓勵旅、營、連級幹部深入連排、堅守現場，將「責任前推」制度化。

(三)強化部隊抗壓訓練與心理備戰機制：現代作戰除傳統砲火壓力，還面臨無人機轟炸、深偵突擊、資電干擾與認知作戰。各級部隊應建立「複合式心理壓力測試」制度，模擬斷電、失聯、突襲、誤傷、戰損等場景，強化官兵臨場應變與持戰

能力。

綜上所述，精神戰力非抽象概念，而為涵蓋領導風範、歷史記憶、心理準備與社會支援的綜合體系。上高會戰證明，只要領導有方、目標明確、士氣高昂，即使在劣勢中亦能扭轉局勢。未來國軍應持續以制度化方式培育官兵之信念與意志，厚植整體戰場韌性，發揮精神防線最終一擊的關鍵力量。

結語

儘管上高會戰在整體作戰格局中，不如長沙會戰或滇西作戰那般廣為人知，然而從戰略構想、作戰態勢、戰術執行乃至指揮協調等各方面觀之，均具有高度研究價值與歷史意義。此會戰不僅成功遏止日軍西進威脅，保障贛湘一線之安全，更顯現國軍於抗戰中期，經歷多年磨練與重整後，在戰術層面已然脫胎換骨，具備主動反擊與縱深作戰之能力。

上高會戰亦是一場凸顯精神力與士氣之戰。在敵軍火力與空軍明顯優勢之下，我軍官兵於陣地苦戰之中仍能堅守到底，尤其上高背水陣地之保衛，正是憑藉強烈的戰鬥意志與對使命的自覺。此戰勝利，誠如蔣委員長於3月30日獎勉前方戰士致勝之電文，「贛北殲敵，全國騰歡。足慰我黨總理與先烈諸將士之靈。」⁴⁴

44 於下頁。

不僅鼓舞國內士氣，更對國際同盟展示中國戰區並非僅在苦守，而已具備主動擊退日軍之實力。

在抗戰勝利八十週年前夕回顧此會戰，應當理解上高會戰不僅是一場區域性的軍事對抗，更是一場展現國軍堅毅精神與戰略智慧的歷史篇章。其所反映的不只是勝敗，更是整個民族在抗戰中堅守家園、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決心與行動。倘若說抗戰是一場民族存亡之戰，那麼上高會戰正是其中一筆沉穩而堅定的鐵血註腳，提醒後人：歷史不應被遺忘，勝利從來不是偶然，而是無數官兵血汗與犧牲交織而成的榮光。

然則歷史的啟示不應止於追懷，更須轉化為當前國防現實之反思。上高會戰中所體現的統一指揮、縱深防禦、情報預警、協同作戰與精神戰力等核心要素，正是今日國軍推動「多域拒止」與「韌性防衛」戰略下不可或缺的支柱。面對臺灣本島地狹、人稠、戰略縱深不足的條件，若能秉持《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所指示，依循「機動、敏捷、致命、成本效益、隱匿」原則，建構多域戰力體系。透過此一原則導向，配合多層縱深部署、不對稱作戰、全民防衛韌性構建，方能使國軍即便處於地形受限與敵速攻

壓力之中，仍能以有限戰力創造戰略運用彈性、挫敵戰意，並延長反擊節奏、重奪戰場主動。

簡言之，未來臺澎防衛作戰之重心，應置於「不敗於第一擊、不限於最後一線、亦不屈於中段困境」，而是透過敏捷展能、韌性回應與節奏掌握，確保整體戰略主導性與持久抗敵能量。上高會戰既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未來防衛戰略中跨時代的智慧啟示。

(114年6月21日收件，114年8月27日接受)

44 國史館，〈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二階段作戰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3-058，民國30年3月30日。